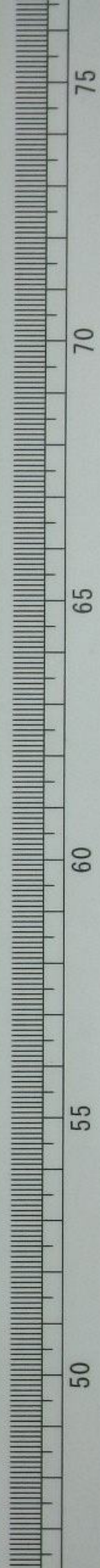


莊子因

六止

13
877
6



門 4-13
號 877
6

莊子因卷之六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天五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寄贈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
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
罪○也○人○之○罪○也○言以吾言之彼則不信猶父不能為子之
媒蓋父之譽其子不若他人之譽其子為
可信故必借外論之也然此亦非吾不欲直言奈人不可
與直言何自己扯謊反歸罪於他人奇情異想從天外
來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
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

莊子因卷之六 寓言

松井暉辰扇譯

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

人莫不以己之同異為是非故因其心所重者艾之人而言之所以止其爭辯也凡書中所稱引皆以耆艾為重非以年也蓋以所聞先於我有經緯本末可以立人之道也若徒以其年不過為陳久之 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人已何足重哉

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理本自齊若以言待其自齊然不言者非掩其口之謂也不齊之不若不言而爭是非不論同異言與不言非所計也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不可於不可不可於

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

天下之不可然不然皆本於我之自為而物各有所然各有所可無不以為然以為可矣若非順其自然安得有可久不易之定論乎 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以物理而論胎卵濕化物種有萬形雖不同禪代無已是不齊之中有至齊者存焉均平也此以天均為天倪之解借物理而言之以見物論不得不齊之意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

與則陽篇內蘧伯玉一段同意引此正見是非之無定處 惠子曰孔子勤志服知也

勤志好學而不息服知從事於知也

惠子言孔子有日進之功故是非之無定如此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物之自然而不造言自無是與非也於何見之即於下文孔子之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物猶孟子天之降木大本猶大初也人受才於造自然而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若合之者利義陳乎前而已出其好惡是非以與人相利與義交陳乎前而已出其好惡是非以與人相勝不過服人之口非猶夫鳴當律言當法者也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盡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已乎吾且不得及彼乎定天下不易之理方為不可及也已生皆孔子之言引此以明未之嘗言之故謂欲定天下之定原不在言也惠子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聞此當自省矣

魯子再仕而心再化再化謂悲樂之變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樂

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不泊不及弟子問於仲尼曰若

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縣係累也學以無累為善有累

祿少而改其樂不以祿多而釋其悲見其心之無累也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

以有哀乎彼視三釜三千鍾如鸛雀蚊虻相過乎前也言

子之心已有係累矣若無係累則併不及養親之悲哀而忘之矣豈計祿之多寡哉鸛雀蚊虻取其大小以為喻也

○此段疑應入外物篇內

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年而野二年

而從三年而通野質朴從順世通徹理○三四年而物五

莊子內篇齊物論第六寓言

年而來六年而鬼入物心神凝定卓然如有也來精神生

三句在存主處見意依依日親也鬼入即神來舍也

年而大妙天成謂合乎造化之自然不知死不知生即內

子所謂要妙是也三句是與道合真

處不知死不知生與大妙原無漸次生有為死也勸公

人之生也蓋有所為之不同及其死則同歸而無有異如

有勸之者然此從上不知死不知生透下意來至未俱

發此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

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人皆以其死自有形返於無形而

所從來也若果從無中來乎則強陽不知其始生之初強陽之氣原無

之氣何能窮其所往窮其所不往耶天有歷數地有人據

吾惡乎求之天有日月星辰之數如甘石巫氏之書是也

雖最不可知而亦有可求者若生死莫知其所終若之何

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若以生死之理

若有所制既疑於有命矣而求其始將有以相應也若之

不可得又疑於無命是命有不可知者求之於命則終

何其無鬼邪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若以生死之

則福善禍淫既似有鬼主之者而善者或未必福淫者或

未必禍又似無有鬼主之者是鬼又不可知矣此言生

死之理本有不可知者惟以其所知養其所不

知者斯得之矣千古疑根數語說破奇文至文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

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

奚稍問也景外微陰非一故曰叟叟叟與

予有而不知衆字相呼應稍問猶云未論也

其所以影之俯仰行止隨形而已豈知其所以然哉子蜩甲也蟬蛻也似之而

非也蜩甲蟬蛻雖附於形尚有其實影則火與日吾屯也

陰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邪而况乎以有待者乎也

也影之遇明則顯遇暗則隱皆本於形彼指形而言也然

形亦不能自主尚為影之所待而况主張有待之造化者

將不為彼之所待乎是形影之不相離皆不能自有也

彼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陽者又何以有問乎強陽

健動之義來往強陽既皆非我又何以有問乎此承上段生死出於陽氣而言與齊物論同意而文更覺新異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

不荅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屣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

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問矣請問其故敬問

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可教之故也睢仰目盱張目皆

者人誰與居言人將畏而去之也下篇太白若辱盛德

言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全此意

若不足二句出陽子居蹙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

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

也舍者與之爭席矣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道之人其初終不同如此

立言所以明道豈不可以莊語而必藉寓言以為廣重

言以爲真。卮言以爲曼衍哉。蓋道本乎天而不在人也。如孔子前是而後非。是道以時而化。曾子前樂而後悲。是道以事而化。顏成子遊前野而後妙。是道以功而化。則道之無定在也。審矣。夫道之始卒始環。莫有大於生死之故。然其中之有鬼無鬼。有命無命。造物之幻。皆不可知其入也。不過猶罔兩於景。各有所待而不能自主。是欲言以明之。而有不可言以明之者焉。惟去其睢睢盱盱之形。如陽子之爭席。戒其感豫。出異之事。若列子之饋饗。則其人之天見矣。夫造物之報人也。報其入

之天。故安其所安。卽知道而勿言可也。然人心易動而難靜也。土焉者。用成技於屠龍之巧。衆人所以多兵而乖於聖人。有求之效。下焉者。敝精神於苞苴竿牘之際。小夫所以爲知。而昧乎至人無始之歸。其欲天而不入難矣。不知離實學僞。非由天布。內刑等之外刑。適所以自傷也。乃猶內藏其山川之險。而勞人之九徵。外昧乎唐許之風。而矜心於三命。是未取五德之凶。八極之窮。三必之達。六府之形。一一而並較之耳。若莊子之應聘也。以犧牛不如孤豚。其論葬也。以烏鳶無異螻蟻。總無

有窮達生死入其意中則人而天矣。如是雖明道而實抱道也。雖立言而實不言也。此篇是全書收束推著書之本意與列禦寇總為一篇。後人因攙入讓王等四篇於中故分而為兩耳。惟曹商得車宋人錫車二段語頗近於虐謔似非有德者之言當別之以俟後也。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是何句法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

況他物乎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

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

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

異乎俗者也二段俱輕天下而重生語既同而斷論亦無異文情板而不變舜以天下讓

善卷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冬日夜皮毛夏日夜葛絺

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

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

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潑山莫知其處此言

隨在而自足者無所用天下也文亦平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

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爲未至也
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捲用力貌此不言已之
當受不當受單言讓者之德爲不至如果舜德未至亦不待於讓天下時而始去也理之不可解如此太王
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
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
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
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
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
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

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
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所用養地也此
言去其國以尊生段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
未以世人對看作斷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
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
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
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
所欲得爲君也此言不肯傷生故輕其國與大
王亶父一段同有避患之意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

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廢只作廢疾解。不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此言身之本重於天下。愁身傷生以爭之者不知輕重者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

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曰。恐聽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爲國家與治天下。有二。一平。何緒餘土苴之不同也。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爲。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

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此言惡富貴者所以完身養生也。

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

殺子陽。此言非分之祿不可妄受，恐貽非分之災也。數言警策似國策。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

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此言非義之賞不敢當方為高義也。文亦頗類國策。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絀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

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隱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此言有道者重在學而輕在貧也

曾子

此言有道者養其內而忘其外也

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飭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

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
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
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
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此言知
得者以其行之修於內也○三段俱係
孔門弟子之事莊叟未必深羨乃爾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
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
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
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言雖知生可重
而利可輕其心

不能自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
神神惡之矣不勝一傷也強抑再傷也故曰重傷魏牟萬
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
可謂有其意矣此言棄萬乘而從布衣雖心不能自
勝而有入道之意亦人之所難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
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
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
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
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
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

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邱首。此言得道之人窮通非所計也。自篇首至意強半於段末，用斷語調既庸俗，意亦重復讀之，令人生厭。至此段末忽用古人二事對待雙收，其格法自西漢之

後始有之，今乃指為莊子手筆，豈不笑殺。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猷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此言遊帝王之門，以重生既投淵矣，其意欲何為乎？死得無謂。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剋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也。勝桀而讓

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

此言爭讓均為辱行，有道者所不忍。

聞也。死得無謂。湯又讓瞽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

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

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

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此言取之不義者受之不可也。死得無謂。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

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

之。夷齊原為文王養老而至，非為武王來也。使周公與之盟，本可詫異，而况以加富就官等語相結乎？何武王之

不達至此。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

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壤自成也。

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

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

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此言推亂易暴，所以德衰潔其行者，必不苟生也。○自讓比人無擇至此四段，俱說枯槁赴淵之士，其意以為不義之祿寧死不受，豈有貪富貴以忘其身哉。但此亦過高之行，不可以訓矣。

篇首至昭僖侯七段，皆言重生者能輕天下，顏闔至孔子八段，皆言得道者能薄爵祿。此二意亦不必深議，但自非人無擇，至伯夷、叔齊四段，又言辭讓而至死，是以殉名慕高為尚矣。攷外物篇言申徒狄因以蹈河，蓋病

其枯槁赴淵之行也。駢拇篇言伯夷死名，殘生傷性，與東陵無異，則漆園之意可知矣。今忽舉投淵餓死之輩，列於重生得道之後，不但非全書之旨，竟與本篇自相牴牾。一曲之士，妄竄竒說，焉有不為識者所破。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展禽魯僖公時人，至孔子生，隔八十八歲。雖曰寓言，大不近理。餘年若至子路之死，則百有五十餘。與莊子見魯哀公同謬。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穴室，穿人之室為穴。樞戶，謂搥其門而竊入也。此皆穿窬小盜之所為，曾有從卒九千人而猶為此乎？下又言大國守城，小國入保，益自相矛盾矣。

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
 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
 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
 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
 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
 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
 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奈之何哉

問

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湧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辯足

淺率至此徑似小說家

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
 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
 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
 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入通盜跖聞之
 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
 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
 之脅枝木冠冠多華飾如枝繁也死牛脅以牛皮為帶也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
 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
 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

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鋪之膳孔子復通曰丘
 得幸於季願望履幕下○又板援柳下季作個進身之路備極醜態忒把夫子說壞了謁
 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
 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
 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
 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
 德也上中下三等果以此為定論乎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
 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

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

上

言三德此又獨稱其一德何也且南面稱孤豈在容貌乎擬跖之詞或可顛倒是非擬孔之詞則當選言而出焉

將軍有意聽臣上言南面稱孤此則徑把盜跖看做王侯了不然何以稱臣也臣請南使

吳越非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

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

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

也○夫子何能使列國諸侯為盜跖造城立邑尊為諸侯即曰能之但問數百里之城數十萬戶之邑何處有此

現成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
 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

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二語確是至言，世間面諛腹誹之輩，亦強盜所痛絕妙甚。今告

我以大城衆民，是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莊子生於戰國，彼時東周雖衰，猶稱共主，其曰後世絕滅，斷無此理。

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棲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

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其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

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

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磔陳尸。流烹也。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既曰世謂忠臣。則世之尊之信之矣。又曰卒為天下笑。亦不照應如此。自上觀之。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又竊戰國策。唾餘獵人。欲以擬莊。寃哉。為莊也。皆吾所聞知。

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語似數

為近理，但以聲色等項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形

容夫子驚懼失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

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此段作者不知義何所屬，以孔子為是邪，以盜跖為是邪。吾請曲為之說曰：大意以聖如孔子，猶為盜跖折服，則聖知誠不可恃，以為聖人，不死大盜不止，註脚可也。然亦大費解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耻

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耻而信無耻而信成個何

等人物津津言之不置羞殺恨殺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藏聚曰藏聚藏獲竊聚之人也汝行如桀

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

匹夫今為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形易色稱不足

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

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

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

悖布內切

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

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後

世莫不如此然後世不如此亦不可得也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

為尾俗所謂溷得出便是英雄也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

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

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

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

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

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兩人不相服故訟於無約而請

決也無曰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

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徇其所不為則一也數語類駢

喻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

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

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

而富無徇而成將棄而天數語似秋水篇何為比于剖心

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

立乾勝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

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

而汝同
下同

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此段言為利者固非即為名者亦非惟當抱道而聽其自然之意末只言為名之非蓋為利之非人皆知之也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

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

之道也見下貴者言安體樂意則有之長生恐未必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

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言但推尋正道而不忘故不用邪知

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

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

分也言富者與人同時同鄉而世輒下貴之是中之無主以覽古今之是非也與俗化世去至

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至重至尊者性命之情也為其所為則為世俗之為矣此

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

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

不知所以為。不監於體不監於心言為世俗之所為而不知吾之體與心有自然之苦樂所以知為為

而不知所以為也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

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

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俠挾同乘人之知

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

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

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

能辭之。言富者人莫不樂性所固然也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

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

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

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度猶度量當然之則也不足有餘俱從度字生來言

知者之所為為人非為己不違其當然之則爭與讓總非貪廉也監字亦根上面監於體監於心來猶周監於二代

之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

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

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
 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必
 持其名苦體絕其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死者
 也知和曰平為福世人知人生於憂患言禍多而福少所
 以吉居一而凶悔吝居三也不知大易
 中所言無咎無譽處皆為福地但味者不肯打
 算宜其營營逐逐於無已也讀此可以藥迷
 者物莫不然消息盈虛之道不可草草讀過而財其甚者
 也今富人耳營鍾鼓篳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
 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佞溺於馮氣言富人飲食不
 節其氣債畜不
 通吞咽曰佞溺遺尿也
 馮用力之意猶藉也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

後五代切

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無事
 之時
 火土炎而水下降數數便溺體既
 胖澤不能運動馮氣而行故曰疾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
 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
 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
 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言重樓內而疏軒
 外通以設守備也外不敢獨
 行可謂畏矣優孟詩有廉吏苦貧貪吏苦富之句苦貧
 人皆知之而苦富則不知也此段層層分疏
 曲中隱情今後如遇富人攢眉切不可
 說他粧點窮態不妨為之憐憫嘆息此六者天下之至
 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
 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放鷹犬於蔡上聞鶴唳於
 華亭絕不易得千古同歎故觀

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繚猶繞也。此段言為利之累足以醒俗但重義輕利之旨是道學先生恒談似不待南華饒舌也

寓言篇謂人而無人道是謂之陳人盜跖可謂有人道
乎假盜賊之口歷詆古今聖人是欲率天下而為盜賊
也子張滿苟得雅重名利各持其說惟無約數語頗顛
駢拇秋水二篇語意其不至背道而馳者賴有此耳知
和闢無足之非微為近理然重義輕利之旨常人皆能
道之漆園重道德而輕仁義斷不取此乃龍門猶取而
信之此理之不可解者也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
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
子惺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
左右曰莊子當能左右何以知莊子當能豈莊子常以遊說之名著乎太子乃使人
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
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
者夫子弗受惺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
絕王之喜好也惺未嘗言而莊子先知其欲絕王喜好想左右已先泄之矣但上文何以教周之問

不多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

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

不得也既說身死安所事金是莊子非以身殉人矣又云趙國何求而不得復欲以身殉利何其輕賤至此語意從國策中說

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平原君一段竊來

曰諾周善為劍自薦自譽竟成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

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

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變其常服而從劍服術玉自售則叔孫通求合之智也

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

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好劍故以

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

不留行王大說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

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

休就舍待命令設戲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

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試使

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

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

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

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鏑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鉄同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鏑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

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就劍上翻弄三段分出天子諸侯庶人之語雖奇而意則疎若大王此時仍把庶人之劍與莊子較量吾不能不為莊子危也王乃牽而上殿宰人土食王三環之三環謂自進食者三而環繞於席前敬之至也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

皆服斃其處也。服斃謂忿不見禮皆自殺也。此篇是一氣文字無甚深意筆力膚淺為時手實作

疑無

篇中口角絕似戰國策士之談莊叟言寧曳尾塗中王公大人所不能器乃顧為人作說客邪其就劍上發出天子諸侯庶人三段詞意體裁頗類國策初讀之似覺奇闢再繹之而意致便索然矣要知讀古人書其一覽而盡者即非佳文莊子為此又何以為莊子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弦

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須眉交白披髮揄

袂行原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揄袂揮

禦寇篇云敦杖蹙之乎頤惟見其工此言左手據膝右手持頤轉覺其拙蓋彼篇文古而此篇語纖故也曲終

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

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

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

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

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

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

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真字伏脉甚遠末嗚呼遠

哉其分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

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

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而進一再拜已成禮矣客曰子將何求孔

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緒言未盡之言丘不肖未知所謂竊

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言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子之

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二再拜禮已多矣丘少而修學以至於

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虚心客曰同類相從

同聲相應固天地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

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

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

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

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羣下荒

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

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

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

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滯亂天子有司之

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事之官

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果哉末之難矣。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總。莫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夏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

行四患而始可教已。

八疵四患。看來俱是僉任所為。而以戒孔子真覺無謂。

孔子愀

然而歎。再拜而起曰。

三再拜禮太煩矣。

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

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數語亦屬套頭。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節。而幾於不免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

之人不亦外乎。孔子愀然曰：請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三語甚確，足以不朽。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也。自然不可易。

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蚤湛於偽，而晚聞大道也。孔子又再拜而起曰：四再拜禮煩，幸而漁父告去，不然則孔子竟成一拜，懺頭陀，一句一拜，自晨至晚無一休歇矣。質手搜索枯腸，冤苦已極，不得下於此處用。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請因受業而卒學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上面既說同聲相應，同類相從，此又言不可與往者，不知其道，慎勿與之，語氣竟截然如兩人矣。子勉之，吾去子矣。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延緣

葦閉顏淵還車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挈音而後敢乘子路旁車而問曰由得為役久矣未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夫子猶有倨傲之容若夫子而倨傲何以為夫子今漁父杖挈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粗率如此成何句法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莊子文極變幻不可方物此篇首言甚矣子之好學也中言甚矣子之難悟也未又言甚矣由之難化也此等句法有何驚天動地之奇而屢用如此總之才竭思窮不得不如此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仁不能下人夫子既下人矣又自

以至仁自居斷無此理或以至仁指漁父說謂漁父之至仁故能服人而下之也若然則下人不精不得其真二語便解不去矣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

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粗率已甚不忍卒讀吾敢不敬

乎此篇敷衍成文全無意味筆力庸弱之態具見乃敢擬莊吾服其膽

篇意以無位而設教固屬多事必貴真而去偽方為聖人比前三篇意義差勝但所謂八疵四患中賢之士亦

已飲聞乃取以教孔子是遇上乘之人反說下乘之法無是理也若謂漁父不知孔子何等人則為漫然套談亦不足取矣其筆法庸弱與上三篇如出一手然非渡於莊子者亦不能辨惜乎太史公亦為所欺也嗚呼黎邱之可畏如此

雜篇列禦寇第三十二

楊升庵曰外篇唯列禦寇寓言為最學者牽于所聞遂

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糲而五糲先饋糲同糲者之家也言吾往食於賣糲之家者有十而五家皆不待沽而先以漿饋饗蓋敬之也諸解俱謬伯昏瞀

傳為偽不敢誦見不知其妙在何處則與身食何異哉

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成光在內誠不能渾而無迹則形於外者未免舉以外鎮人心使人動便碑以成其光耀使人得而見之也鎮服也貴有爵者老有齒者齧猶輕乎貴老而齧其所患醜醜也所患謂人敬已過於他人所以致患也夫糲人特為食美之貨多餘之贏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乎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萬乘之主身勞知盡亦身勞知盡矣所謂整其所患者此也安得無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觀內省也保附也言汝既善於自省矣但處已如此而不求更進則人將附汝而不能卻之也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

往伯昏往省禦寇於家也。屢滿米其家者衆也。伯昏瞀人非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音頓顧也。謂杜其杖以支頤而皮肉皴。立有間不言而出。以人保之者多見其不賓者以告列子。同。賓擯。列子提屨跣而走。暨乎門。急於求言恐其追之。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言汝之病不可不及也。暨及也。以藥。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指戶外屨滿而言，只舉前語作一証據。輕。非汝能使人保汝，而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批冷雋用之。言汝雖非有意求人之保，但汝不能使人勿保。畢竟是學之未至處焉。用言其所學之用也。感豫出異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才又無謂也。出異表異也。感入保者殆表其異以示之故耳。然有所感則我之精神未免外用，遂致搖動本性而不自知其無謂也。與汝遊。

又曰：吾讀莊子列禦寇至巧者，勞而知者憂數，語韻調絕倫，寔諸子所不及者。誰謂外篇之非真邪？真邪，敬也。

者又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莫悟，何相孰也。汝所從遊者莫知以此告戒於汝，至其所言皆為鄙細之言，徒為人之毒害耳。若是則同入於迷途，豈能相出乎。告。叶谷語。意本一串用。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韻句搖曳出之奇絕。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俗所謂巧者拙之奴，淩得此解。此言所以使人無保之法。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為儒。河潤九里，澤及三族。緩，墨翟之兄。呻吟，誦讀之聲。裘氏地名。河，使之弟。潤澤及言其儒業之成利澤及人之遠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緩與弟二人各以其父助墨而絀儒，緩以弟之學係己所使，又以其父之學為弟所勝，故因而自殺也。其父夢之曰：使

而子為墨者子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為秋柏之實矣。死猶見夢於其父曰：使汝之子學墨者，乃我也。汝何不見其為墨之善已成其材，如秋柏之實矣。是誰之功，乃黨弟以致我死乎？闔胡皆訓何夢中諱。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聶之詞。見夢之言止此。報猶佛所謂果報之報。天者人而報其人之天，彼故使彼性之所安也。造物之成就人必其人性分中帶得有此一段薰習之氣，非可強也。夫人彼為墨者亦本有為墨之根氣，故為墨而墨成耳。夫人以己為有以異於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摔也。夫指緩也。緩以己之處，弟有以異於他人，而賤視其親，是貪天功以為己力，何異於齊人之井飲者以泉為己私，而至於相爭鬪邪？齊人即齊民猶云衆人也。故曰：今之世皆緩也。今之人大約不矜其己之所得，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况有道者乎？古故曰：皆緩也。

者謂之遁天之刑。

上德不德，有德者以不知，亦所以全其天也。况有道者乎？有知則不免與天相

遁以自傷矣。

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所安者天也，所不安者人也。此數語足上意，緩蓋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者。

莊子曰：知道易，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

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道者無心，自然而已。知而

所以行不言之教也。此段根上段天人字發出議論。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單

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屠龍喻學道者，單千

有至於千日功成而無所用其巧，即得魚忘筌。得兔忘蹄之意也。此以為知道勿言之喻。聖人以必

不必，故無兵。衆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

兵恃之則亡。以必不必謂有者亦無之以不必必也謂無者強欲有之也兵謂胸中交戰也凡以兵為可順者故所行輒有營求焉不知胸中之兵恃之未有不
自傷以底於亡者此承上無所用其巧句反覆言之
 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敝精神乎蹇淺。苞苴以遺竿牘以問問遺之具
小知所徇也。做精神三字根上兵字來居今之世非此不行所謂不可須臾離者豈特小夫之知為然邪言之不能無
 而欲兼濟道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於宇宙形累。恨
 不知太初。小夫之知如此乃欲兼通乎道之伎物之故以達於太一之虛如是則迷惑於宇宙之大不能
兼濟道物矣為形所累而不知太初之本無不能達於太一形虛矣太一即太初為數之始萬物從此離無入有生
生不息
 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其冥乎無何有之鄉。者也
 水流乎無形發泄乎太清。無始即未始有始比之太一太初尤有進矣歸精神與做精神

對看其宜。酣眠也無何有之鄉則無始是也至其應物則如水之流於無形發泄乎太清過而不留物而能化至人
 之用心。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不知太寧。毫毛即蹇淺如此未始有物之初無紛紜輻輳之擾者也小知之役役至人以為可憐愍者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之益車百乘反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槁項者項枯槁無肉黃馘者耳黃悴消肌如被馘然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
才何反痊亦癰類
 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此老滿口勢

利只得如此虐諛若與之高談道義無益也吾以曹商亦頗有廉耻的人聞舐痔之言遂默然不語若係今人則以笑罵由人笑罵其心竟以舐痔為榮矣。文非莊叟手筆。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貞慎通損

幹猶云曰始哉圾乎也仲尼方且飾羽而畫以文物之美為飾也

從事華辭以支為旨言為美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

忍性猶云矯性視猶示也言矯飾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

以上民言其學之執着於胸中而不彼宜汝與予頤與誤

而可矣彼指仲尼謂仲尼若與汝宜而與之以安養天今

使民離實學偽非所以視民也為後世慮不若休之為後世慮

者恐其江河日下愈趨而愈遠矣休勿用也。離實學偽根上飾羽而畫五句來。難治也施於人

而不忘非天布也民之所以難治者以其上有心感之不

有間矣布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商賈不齒於

私心也雖或偶以事故相齒而人之神終不樂言不欲與

之齒也。買絹牙郎官婢猶羞之其一段持籌會計之態

令人委難相近勿謂為外刑者金與木也為內刑者動與

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

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金謂刀鋸斧鉞木謂桁楊

事之悔尤宵人昏昧不曉之人離罹也。自難治句

至此根上受乎心宰乎神二句來重在內刑一邊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且

訊音信
問也

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貌厚而情深所以為人心之險其難知者正以此耳。好狠罵幾於

熱揭面故有貌愿而益愿謹慤益盈溢也有長若不肖長有技不肖無能也

有順懷而達順莫懷急達相濟之意有堅而縵堅堅持也縵纏繞也有緩而鈺

緩和緩鈺急也五句言人之情貌每每相反如此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熱

言惟人之難知故嘗有就義之人即為棄義之人也世人說仁說義者便是不仁不義之尤切不可信故君

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

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

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

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微驗也。單言不肖而不肖賢者蓋世間真正豪傑

開口便見肝膽不待試而後見也正考父一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

循牆而走孰敢不軌軌取以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

而於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之詞呂鉅驕矜

之貌唐許唐堯許由也言其倨傲如此比之唐許之讓德當何如邪。此言器度大小之不同也賊莫大

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有

為德非真德也及役心於眉睫之間則尤甚矣乃欲迴光返照而內視其何足以有成邪。道家所謂制眼之說蓋

本於凶德有五中德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

也而吡其所不為者也凶德猶上所謂賊也五者眼耳鼻

為所為而訾所不為便是德有心而窮有八極達有二必

吡音此訾也

形有六府極者究而言之也必者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

者俱過入也因以是窮八極俱以過人而窮緣循偃快困

畏不若人三者俱通達蓋未免恃壯取敗也緣循偃快困音執

敢自比於人也三必之知慧外通外通言通於外則勇動

多怨仁義多責知慧勇動仁義三達生之情者傀達生之

於實際俛然而大解矣達於知者肖達於知則能達大命

者隨達小命者遭遭猶有委命之意隨則無容心矣故有

是安遇無求之義兩者略有不同不可不知達生達知達命三者又是府之好處

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騎穉莊子騎穉謂見人

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緯蕭以織其子沒

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鍛捶之

光彩恐為龍所覺故耳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

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微

言得禍非小也今宋國之濫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

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矣

鄙夫貪戀權勢皆乘世主之不覺一旦悔悟未有不忘身滅族者真可危也文非莊叟手筆

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

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與前篇龜

忘凶同

喻同音大史
公引入列傳

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槨日月
為連壁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
加此不說葬具無用倒說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
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奪彼與此何其偏
也忽添出與奪二字大奇若止說烏以不平平其平也
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以一家之平平萬物未若任
萬物之自應而欲以其所萬物之自平也徵應也不因
見應之則必有不合矣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
之不勝神也久矣明見之所及也執其所見則受使於物
安能使物哉惟任神然後能至順故無

往不應也此明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人其功外也不亦
所以不勝神也乃愚人恃其所見以為可以入人豈知此不過為功
悲乎於外耳何可得哉此因上下不可偏之意而緒及
之以發
正論

蘓子瞻作莊子祀堂記言讀寓言之終陽子居爭席一
段因去讓王盜跖說劍漁父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
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此老讀書自是千古隻眼
後人惟以篇目已定不敢擅自改訂亦古人闕疑之意
然亦不可以不辯也篇末載莊子將死一段以明漆園
之絕筆於此猶春秋之獲麟此外不容添設一字則天

下一篇不辯而知為訂莊者之所作矣後世紛紛猶以莊自為之甚矣讀書之難言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此一句是提綱下面五段俱有古之道術有在於是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文內聖外王之道一與上面多字對看不必作抱一說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

人天神至聖四名總一人耳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君子則道術中之人未也以上俱就治心言起下內聖之道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名法有數存焉百官所以相列治其職事務農桑廣畜養實庫藏以恤災獨故有養民之理以上就治人言起下外王之古之人其備乎頓句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平不在總言道術所在皆有本末俱舉之意也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

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總言古人雖遠，其數度尚可攷。天而知以見道術，不容不一之意。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

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此言治方術者各逞其一偏之說，不能會古人之全道術，所以分而不一。以起下文數段。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靡麗也。暉光也。三句言其儉。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矯厲也。此句言其勤。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大循一作大順，猶太甚也。二句是上文往而不返之病。為之大過，承繩墨自矯一句已之。大循承不侈於後世三句。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汜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非樂節用，墨子篇名，非鬪。

反 汜芳劔

天下

以鬪為非也不怒言，值自責也，不異言，不求異於人也。然雖不求異，却又與古之先王不同，所以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上皆言其不與先王同禮樂處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音恪殼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

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言教人自苦而身先之道，似可信，但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哭，當樂而不樂，是不類乎人情耳，殼不潤也。此段文法，繚繞如千年古木，藤蘿盤曲，不可名狀。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杓，而九

雜天下之川。橐杓一作橐，九雜糾合錯雜，使其脈絡貫穿而注於海也。腓無胈，脛無

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

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為墨。此段引墨子稱道之言，而斷其所為必于自苦也。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

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謫不同相謂別墨以
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簡偶不作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
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別墨言於墨之
道又自成一家
也相訾相應所以為不同處與上文不異呼應巨子墨道
成者尸主也至今不決言久無定論也此段又言墨之
教又有不
同如此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
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
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
槁不舍也才士也夫相進相勉也求之所不得者雖枯槁
其身而不忍舍此好之篤也才士而
已非聖人之道也才士二字寓褒於貶墨子一段計共
五百餘言層層駁駁忽於段末叫轉數語烟波無盡又不

作說語語燕子瞻范增論全
從此處脫化出來人都不覺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
人不伎於眾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
止以此白心不累不飾故以情欲寡淺為內不苟不伎故
以禁攻寢兵為外白心言既勞于救世而自
奉又薄以示其
心之無他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
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華山上下均
平作冠象之接萬物以別
宥為始其接萬物也別而宥之
不欲令其相犯錯也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以脩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其言心之容也乃
名之曰心之為行
所以脩合驩調海內者也人當推
之以為主而用之耳脩者熟也
見侮不辱救民之鬪禁
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

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此九句指禁

人雖厭之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忽掉中間作過

而必行也脈有蜂腰馬跡之妙又於上段格調一曰請欲固置五升

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饑不忘天下日夜不休

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言我何必於自治亦

士崇以自私自利者此即白心之言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

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以禁攻寢兵

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不

苛察務寬恕也不以身假物必自出其力也其行適至是而止言所行不過如此也此處不着斷語蓋斷語在前

訕然而止然決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而

格法一新猶水之決聽其自流而無有王持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

趣物而不而隨事而趨不生而意也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

到聞其風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

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

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

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

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冷則不熱汰則

道理之中以為有知與不知焉音吳果不擾若較量于則所知亦薄而卒近於自傷也譏髀無任而笑天下之尚

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推柏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耻也

是與非苟可以免。言苟免於罪也。魏然獨立之貌。推而後行。曳

蹶獨行也。推之拍輓之斷。總是與物宛轉之意。苟可以免。言苟免於罪也。魏然獨立之貌。推而後行。曳

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無咎所以無譽。敘事中忽。推原出一層。文情飛動。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塊土塊無知之物也。慎到以為不失道。非死

人。口吻作斷。格調又變。田駢亦然。四字學於彭蒙。得不教焉。以教則不至也。

宋歐陽通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魫斷。音說。窳寂也。其所為與人相反。而欲不聚人之觀。總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趨不免於有。意而斷絕之也。

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槩嘗有聞。言皆有聞于道。亦節取之意。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太一。即物視其所一之意。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

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音忽芬乎若亡寂乎若

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無居不先藏此以待彼寂

而不動也自著形於物而各彰其理感而遂通也下九句皆本此二句俱關尹之言明其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

也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

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谿谷皆虛而有容之處此言

濡弱謙下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

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徐而不費舒緩而不表著也笑巧笑

人之巧者也此言以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

空虛萬物不毀為實者此又言以濡弱以淡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

矣此又言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之故常寬容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削

削也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一語作贊而咏歎出之格調

又變芬寔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竝與神明往與芒

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無形不可見無常不可測萬物畢羅

無不具也莫足以歸不能指一而歸之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

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

儻不以簡見之也以不可窮詰之語時恣縱而不本於正又不自見其畸異也以天下

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

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

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璋而連狝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詭詭可觀連狝宛轉貌彼其充實不可以已是一部著書本領非若急於自

見搜索枯腸也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

於本也弘大而辟濶閑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土遂音調

矣稠適即調適土遂土而自遂至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

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銳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內既充實矣而其應

合乎造化之功解脫乎萬物之迹蓋有無窮之用則大而能化矣其所以然者又芒昧未盡則又不可知之神也

贊歎之語上無古下無今自是訂莊者所作乃俗以為莊子自言郭子佞稱其禹拜昌言何嫌乎此是何說也惠

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多方其言其

舛駁而不一也歷物謂歷指物而言之也曰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內謂

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

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

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

是也汎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

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此言惠施所以與天下下卵

有毛雞三足邱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

不熱山出口輪不踞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

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枿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
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棊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辨者以此
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此言天下之人所以與惠施相應者其理不可致詰也桓園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
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囿言四面交攻如囿之圍合也惠施日以其知與
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柢也然惠施之口談
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是眼中不見一人施存雄而
無術守雌為道則存雄非道可知上曰多方此日無術則惠施又方術中所不取也南方有倚人

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此皆不解
者解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
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
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適和也隩言其小而暗非
六通四辟之道也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蠶之勞
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充其一偏之能
猶可若曰此其愈貴於道者亦幾危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
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遂萬物而
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論惠施處加以痛惜見其有才而不

能至道也。此篇總論道術分合之故，令人自爲決擇，其間萬斛波瀾，一望無際，熟此何患不落筆千言哉。

知道術者少，故治方術者多。然治方術者多，故知道術者因以益少矣。何也？道術無乎不在，而方術則其中之一察耳。故天人神人至人聖人君子之異其名，法名參稽之異其數，世史六經之異其文，皆道術之所該徧，無可欲爲，亦無可不爲也。及一曲之士出，而道術始分，道術分而後學者，因各有聞風之不同，是非世道之幸矣。於是乎有墨翟禽滑釐者爲之太過，已之太順焉。有宋鉞尹文者爲人太多，自爲太少焉。有彭蒙田駢慎到者

棄知去己，緣不得已焉。不但此也。有關尹老聃者，建之以無常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焉。則博大真人視諸家有進矣。及至莊周上與造物者遊，下與死生無終始者友，其寓言重言卮言，皆發其充實於己者，是爲方術也。而實道術矣。若夫惠施以勝人之口，日與辯者相應，弱於德而強於物，祇爲多方而已。爲無術而已。不特道術所不居，卽方術亦所不取也。名爲善辯，究何益哉？求道術者當審所尚矣。此篇爲莊子全書後序，明當日著書之意，一片呵成，文字

雖以關尹老莊槩頂一曲之士來語意却有軒輊其敘
莊周一段不與關老同一道術則莊子另是一種學問
可知段中備極贊揚真所謂上無古人下無來者莊叟
斷無毀人自譽至此是訂莊者所作無疑王荆公莊子
論蘓長公莊子祠堂記皆以此篇出乎漆園自作各有
獨見但可徒資談鋒總非定論而議者又以爲訂莊者
不著名姓爲疑不知莊叟生於戰國彼時猶爲近古國
策筆法橫絕俱無名氏千載而下以不知出自何手爲
恨豈若後世淺儒粗就一篇爛時文便自署其姓字於

上災梨以自誇詡徒以供覆瓿之用當使古人笑入至
今齒冷矣

莊子因卷之六 大尾

莊子逸篇

宋王應麟伯厚曰。陸德明序錄曰。莊生宏才命世。辭趣華淡。正言若反。故莫能暢其私致。后人增足。漸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竄奇說。若闕爽意。脩之旨。危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諸巧雜。十分有二。漢書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即司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詭誕。或似山海經。或類占夢書。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內篇。眾家大同。自餘或有外而無雜。唯子玄所注。特會莊生之旨。北齊

杜弼注。莊子惠施篇。今無此篇。亦逸篇也。

莊子因

付錄

莊子逸篇

〇一

闕奕之隸與殷翼之孫。遏氏之子。三士相與謀。致人於造
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彪曰。元天山名。
游鳧問雄黃曰。今逐疫出魅。擊鼓呼噪。何也。雄黃曰。黔首
多疾。黃帝氏太巫咸使黔首沐浴齋戒。以通九竅。鳴鼓振
鐸。以動其心。勞形趨步。以發陰陽之氣。飲酒茹葱。以通五
藏。夫擊鼓呼噪。逐疫出魅。黔首不知。以為魅祟也。
插桃枝於戶。連灰其下。童子入不畏。而鬼畏之。是鬼智不
如童子也。
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小巫見大巫。拔茅而棄。此其所以終身弗如。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炁駕。明日往朝師。師曰。

今將教子以炁駕。司馬彪曰。炁駕。法駕也。

空闕。一作門。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

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鳥喜巢其中也。

紼謳所生。必於斤苦。司馬彪曰。斤。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用力不齊。故促

也。急之也。

庚市子肩之毀玉也。

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汝待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

齋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老子見孔子。後弟子五人。問曰：前為誰？對曰：子路、勇且多力。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名為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名瓊，枝高百仞，以璆琳琅玕為寶。○暉辰按璆音求。球同。寶字恐實字。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遞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暉嬰仁，右智左賢。善卷、堯聞其得道之士，乃北面而師事之。蒲衣八歲而舜師之。

廉者不食不義之食，不噉不義之水。

仲尼讀春秋，老聃踞竈竈而聽。竈，竈額也。

芊溝之雞，三歲為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雞也。舛數以勝人

者，以狸膏塗其頭。芊溝，鬪雞處。株，魁師也。雞畏狸也。

惠子始與莊子相見，而問乎莊子曰：今日自以為見鳳皇，而後遭熒雀耳。坐者俱笑。

豫章初生，可扞而絕。

鵲上高城之堦，而巢於高榆之顛。城壞巢折，凌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者，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

金鐵蒙以大縶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孔子舍於沙邱見主人曰辨士也子路曰夫子何以識之曰其口究蹄其鼻空大其眼博其睫流其舉足也高其踐地也淡鹿與而牛舍

昔鷄愛子忘親司馬彪曰鷄鳥專愛其子而忘其母

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我有四足動而不筭一足而超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受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酒尊也

亡羊而得牛斷指而得頭

羌人歿燔而揚其灰

子張見魯哀公不礼士也訛僕夫而太公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而見君之礼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室彫文書寫以龍於是天龍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不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也今君非不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

流脈然作則為驚悸陽氣獨土則為癩病

以十鈞射者見天而不見雲以七鈞射者見鵠而不見鶻以五鈞射者見鶻而不見雀

函牛之鼎沸蟻不得措一足喻聖主之恣明遂至不設蹈也

趙簡子出田鄭龍為右有一野人簡子曰龍下射彼使無驚吾馬三命鄭龍鄭龍不對簡子怒鄭龍曰管吾先君伐衛免曹退為踐土之盟不戮一人吾今一朝田而曰必為我殺人是虎狼殺人故將救之簡子恠然曰不愛其身以活人者可無從乎還車輟田曰人之田也得獸今吾田也得士

梁君出獵見白雁羣集梁君下車轂弩一作欲射也道有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下車撫其心梁君忿狀作色而怒曰龍不與其君顧與他人何也公孫龍對曰管者齊景公也時齊一天旱三年卜也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者為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也言未卒而大雨方千里者何為有德於天而惠施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雁也故而欲射殺人無異於虎狼梁君援其手與上車歸入郭門呼萬歲曰樂哉今日獵也人獵皆得禽獸吾獵獨得

善言而歸

人而不學命之曰視皮一作肉學而不行命之曰輒囊輒擊者也

一作撮

殊禽也肥易刃和也非不笑也彭祖以為傷壽故不食也

祝牧謂其妻曰天下有道我韋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易姓而王封於太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

垠堦勒石凡千八百餘處

槐之生也入季春五日而兔目十日而鼠耳夏旬而始規

二旬而葉成鷓為鷓鷃為布穀布穀為鷓此物變也

盧敖見若士溪目翦肩

礼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礼有所斷剖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叔文相苜三年其母自績謂母曰文相苜三年有馬千駟

今母猶績文之所得事皆將棄之已母曰吾聞君子不學

詩書射御必有博塞之心小人不好田作必有竊盜之心

婦人不好紡績織紝必有淫泆之行好學為福也猶飛鳥

之有羽翼也

漢七畧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外書四篇今

皆亡傳莊子逸篇十有九淮南鴻烈多襲其語唐世司

莊子四什錄 莊子逸篇

馬彪注猶存。後漢書文選。世說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閱見之。斷圭碎璧。亦足爲篋積之珍。博識君子。或有取焉。

莊子逸篇終

莊子闕誤同異考

明楊太史升庵外集子說部載之。○暉辰按。明陳碧虛南華章句。亦附闕誤一卷。與此大同小異。查照一過。異者條下注明。以備博識家考證。

覽過南華經名氏

景德宋真宗紀年四年。國子監本。江南古藏本。徐鉉葛湍校。天台山方瀛宮藏本。徐靈府校。成元英解。疏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文如海正義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郭象注中太一宮本。張君房校。劉得一注。宋真宗大中祥符時人。江南李氏書庫本。張潛夫補注。

莊子因

附錄

闕誤同異考

七

右數家闕誤同異各有義旨。

逍遙游。○暉辰按郭象注本陸德明音義本陳碧虛章句本林西仲注本游俱作遊。

亦若是而已矣。文如海本亦作則。○暉辰按郭本林西仲本俱作亦若是則已矣。搶榆枋。

時則不至。文本及江南舊本枋下有而止。○按坊刻俗本搶作槍非。腹猶果狀。果作

穎之二蟲又何知。文本上下有彼也字。八千歲為煠。成元英本煠下有此大年也句。

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天台山方瀛觀古藏本盲作聾。請買其方百金。江南古藏

本方下有以字。安所困苦哉。文本困苦作窮困。

齊物論

而獨不聞之。翠翠乎。李本翠作良救切。老洳。江南古藏本洳作溢。○暉辰云此條升庵

原本所無今采陳碧虛本補入也。雖我亦成也。江南古藏本成作雖我無成亦可謂成矣。仁常

而不成。江南古藏本成作則。風振海。江南古藏本風上有飄字。聖人愚也。劉得一

莖。○按莖治本切。無知直徑也貌。則是也。異乎不是也。亦無辯。若果狀也。

則狀也。異乎不狀也。亦無辯。江南古藏本是也亦無辯。其無辯矣。狀也下亦無辯。林西仲本若果上俱有狀字。

養生主

如土委地。文如海劉得一本如上也。始也。吾以為其人也。文

其作至。

人閒世

願以所聞息其則庶幾李氏舊本作息其所行則庶幾 諳若始徃而刑耳

張君房本作若 術舉人也前者江南古藏 有而為也其易

邪張本有下有心字○暉辰 寡不道以懼成江南古藏本

按疏本亦作有心而為也 懼成作寡有不道

以成 其大蔽牛文成李張諸本其大下俱有數千字○暉

辰按此注文恐誤錯破也陳本云文成李 隱將此其所賴張本隱將作將隱○暉辰

張本俱作其大 隱將此其所賴按陳本云張本賴作賴陸

氏音義本云崔云隱傷於熱也此本 五行卻曲張本卻曲

作庇崔本作比云此也賴崔本作賴 守其宗也江南古藏本 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

守其宗也宗下有者字 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

青張本獨也下有正在萬物之首句○暉辰云此注恐有

脫誤今按陳本云張本作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 計子也德不足以自反邪文成

冬夏青青受命於天唯堯 計子也德不足以自反邪李張

堯獨也正其在萬物之首是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張本善邪

請本不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李張

俱作未 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下有吾也

邪自寤 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張本其

邪邪句 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張本其

邪邪句 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張本其

大宗師

邴邴乎其似喜乎文成張本喜 崔乎其不得已乎文成張

俱作崔崔乎已 邴邴乎其似喜乎李崔乎 崔乎其不得已乎文成張

乎俱作已也 厲乎其似世乎文成張本世 善矣張本天

殺生者不 殺生者不江南古藏本 成狀寐古本成俗 往待事

不明○暉辰按陸氏音義成或作成音恤簡文云 往待事

當作滅本又作職呼活反視高貌本作俄狀 往待事

往待事

馬張本待
作侍

應帝王

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張本度人
作度氏吾與汝既其文江南古
藏本既

無不震不正江南古藏本正作止
義雀本作不詭不止云如動不動也紛而

封哉張本封下有狀字又一本作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暉辰按陳本云張本作紛狀而封哉陸氏音義雀本

作封哉云
戎鼓亂也

駢母

而秀方於聰明之用也張本方
作口而枝者不為岐江南古藏
本岐作歧

暉辰按陳氏云江南古藏本歧作岐陸氏音義云雀本
歧作岐音其知反或渠支反郭本及林西仲本俱作而枝

者不
為歧

馬蹄

雜也江南古藏
本雜作絡

眩篋

曷嘗不汰聖人哉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
之道不行則聖人也利天下也少聖人生而大盜起搃擊
聖人聖人已歿聖人不歿雖重聖人是乃聖人也過也彼
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已上聖人張
本俱作聖智

在宥

空同之上。張本，上。此以人之國僥倖也。江南古藏本，作此。因人之國僥倖也。

天地

故通於天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江南古藏本，作故通於天者道也。順於地

者德也，行於萬物者義也。○暉辰按郭本及林西仲本，俱作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藏珠於淵。張本，

沈退已。江南古藏本，已音紀。有械於此，其名爲楸。張本，有下，有

羞也。張本，作聖人所羞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張本，作不相罪坐。

天道

其自爲也。張本，作其自狀爲也。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張本，至下，實

則倫矣。江南古藏本，作實者倫矣。夫天地至神。張本，神下，有矣字。安取道。文本，道下。

有哉。非知治之道。江南古藏本，道下有有者也字。淵乎其不可測也。江南古藏

天運

孰隆施是。李本，施，作於。○暉辰按陳本，云，李氏，施，作弛。有上徧徨。張本，有，作在。名公

器也。張本，名下，有者字。又奚傑狀。張本，作又奚傑傑狀。予口張而不能噲予

又何規。江南古藏本，噲下，有舌舉而不狀則人。江南古藏

至。發動如天地者乎。張本，乎，作哉。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

黃帝之治天下。江南古藏本，不同上，有也字，黃帝上，有管字。眸子不運而風化

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類自為雌雄故風化

刻意

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張本，作聖人休焉，休則平易矣。

繕性

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張本，作繕性於俗學。○暉辰按陳本，作繕性於俗學以求

復其初注云見張本舊作繕性於俗學以求復其初郭林諸本並同滑欲於俗息張本，俗

息古也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

恬張本以恬養知下，重知字，通章知，俱作智。○暉辰按疏本亦知下，重知字。義明而物親忠

也江南古藏本忠，作中。禮樂偏行江南古藏本，偏，作徧。四時得節張本，得，作應。又何

為哉張本，為下，有乎字。軒冕在身非性命也張本，命下，有也，有字。

焮水

五帝之所連江南古藏本連，作運。○暉辰按陸氏音義云，本五帝，作五常。故易僂此世

也有也張本，僂下，有耳字。○暉辰按郭本，林西仲本，俱作故與，僂此勢也，有也。是故大人也

行不出乎害人張本，害人下，有也。塗也三字。○暉辰謂也。按陳氏所引張本，不出下，無乎字。

篡夫張本，作謂也。篡也夫。知天人之行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江南古藏

本知天，作知乎，不得作不遇。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當桀紂而天下無

通人張本，堯舜桀紂，下俱有也。時字。吾跳梁乎井幹之上江南古藏本，跳梁，作出跳字。

曰張本作
且子曰

至樂

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

矣江南古藏本兩未下俱有知字吾以無為句作吾以無為而誠者為樂矣○暉辰按郭本林西仲本誠下俱有

樂萬物皆化今又變而之歟江南古藏本化下有觸體見

夢曰子也談者從狀以天地為春炁而復為人厨也

勞乎張本曰下有向字從狀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故先聖不一其能江南古藏本作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種有幾

得水則為鱉劉得一本幾下有若鼃為鵠句○暉辰按陸氏音義鱉古絕字今讀音繼司馬本作繼一

本作斷又斯彌為食醢頤輅生乎九猷替苴生乎腐蠶竿

奚比乎不筭張本作斯彌為食醢食醢生乎頤輅頤輅生乎腐蠶腐蠶生乎竿奚久竹生青寧句移在竿奚比乎不筭○

暉辰按陳氏引張本云久竹生青寧句移在竿奚比乎不筭下亦似可從郭本林西仲本俱作頤輅生乎食醢黃輓生乎九猷替苴生乎腐蠶竿奚比乎不筭久竹生青寧

達生

是色而已江南古藏本物焉得而止焉張本止不開人之

天劉得一本以瓦注者巧呂覽注作有張毅者高門懸簿

劉本高上人之所取畏者江南古藏本吾將三月犧汝張本

泰○暉辰按陳氏引張本云犧篇韻不收陸氏音義犧一本作犧自為謀則取之所具苑

者何也張潛夫本、之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文如海、劉得一、本、俱作與

雞無敢應、見其是與江南古藏本、其下、有由字、知忘是非文張二本、則

辛陸而已矣劉得一、本、則

山木

運物之泄也江南古藏本、物、作化、蹇裳躩步張本、蹇、作蹇、○暉辰按

陳氏章句、所引張莊子反入。三月不庭。從其俗江南古

本、蹇、作蹇、似是、栗林虞人以吾為戮文張二本、栗、逆旅人有妾

二人劉得一、本、作逆

田子方

其道我也似父江南古藏

知北游暉辰按陳氏章句、游、作

通天下之一氣耳。今彼神明至精劉得一、本、下、作地、今

林西仲本、一孫子非汝有張本、孫子、運量萬物而不匱文

上、俱無之字、汝唯莫必。無乎逃物張君房、成、元、英、本、山林與臯

二本、匱、壤與。使我欣欣狀而樂與江南古藏本、臯、壤、與

庚桑楚

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江南古藏本、及、李、張十日自

慙江南古藏本、及、李、文人見其人。人有脩者張本、人、見、其

其物 劉本每下有 入出而不見其形 張本出入 ○暉辰

按郭本及林本 暉辰按陳本郭 孰知有燕生灰之一守者 文本守作宗 ○

俱林本生灰 暉辰按陳本郭 又適其偃焉 及李張二本

焉上俱有溲字 今上俱有非字

徐燕鬼

藜藿柱乎 鼪鼯之徑 文張二本乎俱作于 ○暉辰按陳氏

郭陸二本及林西仲本徑俱 察士無凌諍之事則不樂 文

張三本事俱作辭 ○暉辰 聽而斲之盡壑而鼻不傷 江南

按陸氏音義諍一作說 聽而斲之盡壑而鼻不傷 古藏

于天地 江南古藏本地下有也字 ○暉辰按陸氏 擇疏鬣

自以為廣宮大囿 張本疏鬣下 古之真人以人待之 張本

俚待人 ○暉辰按以人之人恐天字 待之

則陽

同濫而浴 張本濫 陰陽者氣之大者也 劉本大

外物

我且南游吳越之王 張本游下 出薪 張本 中民之行進

焉耳 張成二本行 大林邱山之善 張文二本

寓言

如鶴。雀蚊蚋，勸公以其死也。向也括而今也披髮。

而况乎以有待者乎。張本、鶴雀、雀、其、死、也、作、以、其、私、死、也、向、也、括、作、向、也、括、撮、以、有、待

作、以、燕、有、待、○、暉、辰、按、郭、本、及、林、西、仲、本、鶴、雀、俱、作、觀、雀、疏、本、作、觀、鳥、雀

讓王。○、暉、辰、按、陳、氏、本、作、禪、王

恐聽者謬。張本、者、匡坐而弦。張本、弦、下、有、歌、字、知足者不以利自

累。李本、利、神無惡乎。○、暉、辰、按、陳、本、引、張、本、云、乎、作、也、吾是以知松柏之

茂也。桓公得之莒。齊、子、糾、之、亂、小、白、出、奔、莒、文公得之曹。曹、人、觀、晉、越、公、子、翬、脅、越

王得之會稽。越、為、吳、敗、句、踐、以、敗、卒、保、於、會、稽、山、陳蔡之隘於丘其季乎。自、桓

公、并、注、至、會、稽、山、四、十、八、字、見、江、南、古、藏、本、○、暉、辰、云、此、條、升、庵、原、本、不、詳、故、采、陳、本、所、載、補、記、之、故許由

娛於穎陽。共伯得乎共首。江、南、古、藏、本、娛、作、虞、得、下、有、志、字、共、首、一、作、丘、首、○、暉、辰、按、陸

氏、音、義、娛、一、作、虞、又、云、共、首、一、作、丘、首、周德衰。江、南、古、藏、本、及、李、本、周、俱、作、殷、

盜跖

穴室樞戶。劉、本、樞、休卒後太山之陽。江、南、古、藏、本、後、下、有、於、字、○、暉、辰、按、陳、氏

云、江、南、古、藏、本、休、上、作、口、凡天下有三德。張、本、下、下、有、人、字、此六子者世之所

高也。此四子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江、南、古、藏、本、六、

作、七、四、作、六、○、暉、辰、按、郭、本、及、林、本、四、子、者、俱、作、四、者、皆離名輕死。張、本、離、汝行如

桀紂則有怍色。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日。張、本、則、有、怍、色、

引、張、本、云、曰、舊、作、日、則亦久病長隄。江、南、古、藏、本、則、亦、下、有、猶、字、若負

重行而上也。張本也上、貪財而取慰。張本慰作辱、○暉辰按陸氏音義慰亦作

說劍

惺尚何設言。張本尚、

渙父

交白待於下風以敗惡人。張本交作皎、待作侍、惡作德、○暉辰按陸氏音義白

一作皎、待一作侍、

列御寇

多餘之贏。江南古藏本及李張二本、汝處已。江南古藏本及李本、已俱音紀、

胡嘗視其良。文成李三本、胡俱作□、○暉辰按陸氏音義云、良、或作垠、音浪、冢也、古也。人天

而不人。張本、作古之至人、有順慣而達。江南古藏本、順作慎、○暉辰按陸氏音義亦引王本

云、順、慎、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傀。劉李二本、多責下、俱有六者所以相劑也、句、

天下

而九雜天下之川。江南古藏本、及李本、雜俱作滌、○暉辰按陸氏音義一本、雜、或作余、音同、

未至極。江南古藏本、及林西仲本、俱作可謂至極、○暉辰按郭本、及文李二本、俱作可謂至極、陳碧虛章句

本、引江南古藏本、及文李二本、作雖未至極、似是、

莊子逸及闕誤同異考二篇。先輩王深寧、楊升庵、陳碧虛等。好古癖奇之所致。而余亦同病相憐。不忍割

慶騰錄校讐。收諸藥籠中。頃日莊子因較訂成矣。因併繫于冊尾。以寄贈於世。寰病客銷閉。且夫佗山之石。可以攻玉。況今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者乎。匪設曰可宗也。亦唯度幾乎因。不失其親而已。

柔兆執徐元月

大阪松井甚五郎暉辰識于耕讀園



莊子闕誤同異考 大尾

寬政八丙辰冬十一月發兌

平安書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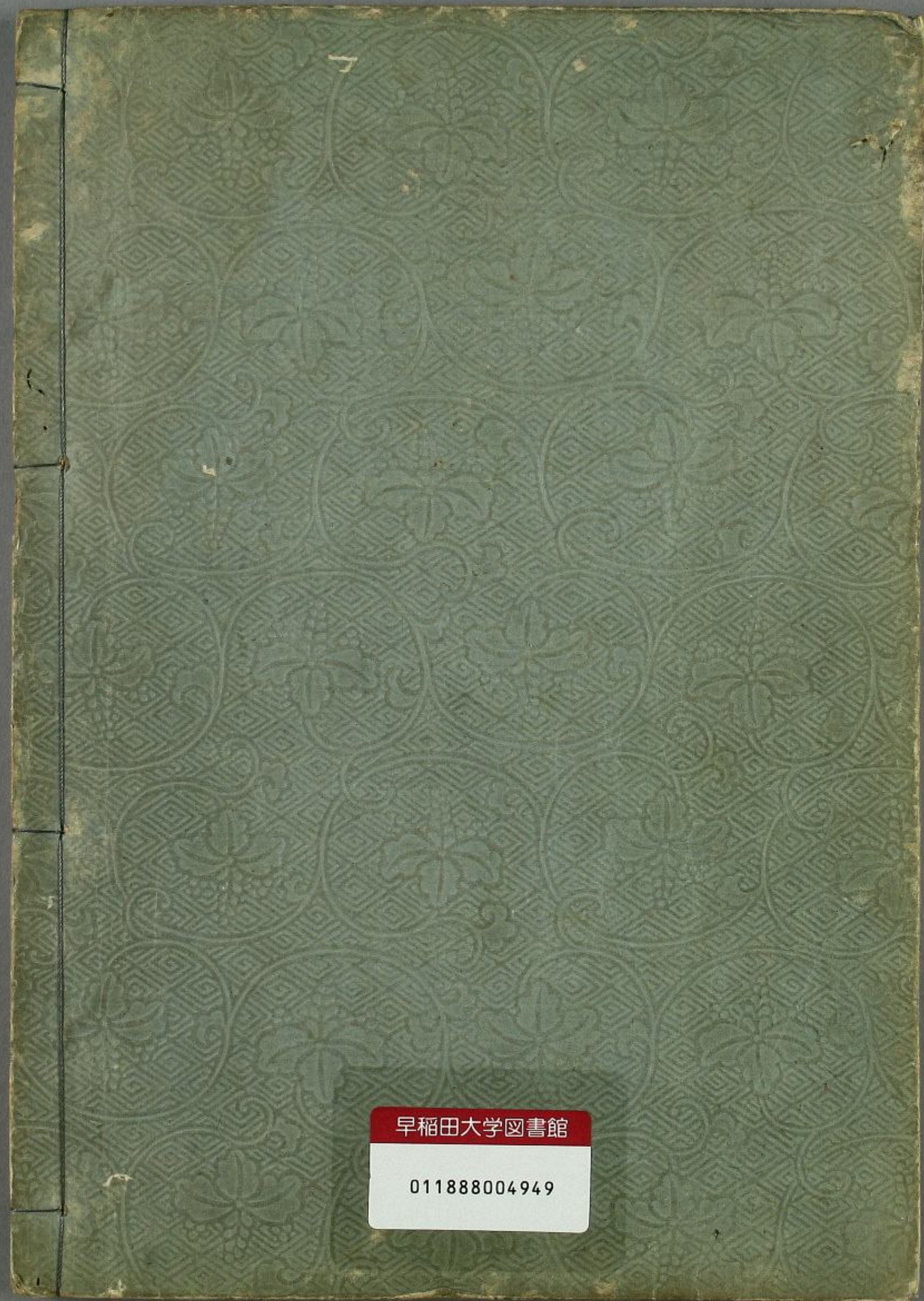
大坂書肆

風月庄左衛門

植村藤右衛門

福知源助

泉木八兵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949